

韩寒“ONE”  
的作者里最率真性情的一枚  
文字版周星驰  
写尽小人物的坚持和喜乐

# 不想讨好全世界

即使你再好，  
也有人看不惯你；  
即使你再差，  
也有人宝贝你。  
我们最终会否悟到活着的味道，  
跟好坏无关。

这书里，  
你喜欢却做不到的姿态，  
都有。

抽风手戴老湿◎著

DON'T  
TRY TO PLEASE  
THE WHOLE  
WORLD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不想讨好全世界

这书里，  
你喜欢却做不到的姿态，  
都有。

—  
DON'T  
TRY TO PLEASE  
THE WHOLE  
WORLD

抽风手戴老湿◎著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不想讨好全世界 / 抽风手戴老湿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830-7

I. ①不… II. ①抽…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7973号

书 名 不想讨好全世界  
作 者 抽风手戴老湿  
出版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  
出品人 崔佳  
设计 尚书堂·叫兽  
责任编辑 姚丽  
特约策划 韩薇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830-7  
定 价 32.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序

## 言

今年，我终于开始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上下班，挤公交和地铁，在招商引资的酒局里喝得断片儿。网上嬉笑怒骂写段子的时间少了，笔墨里冷嘲热讽的东西也少了，装孙子和二愣子的技能倒是熟练了起来。

渐渐，渐渐……

直到从自己的书桌前翻出一大摞稿纸，细细读来，才发现自己从前竟然写了那么多东西。

稿纸的颜色各异，有高中时练习册的底页，有大学里标注抬头的文件，还有不知道哪里找来的广告废页，边边角角竟然也填着诗歌与短小的故事。

惊讶自己的生活竟然也如此鲜活过。

凌晨时分，在北京的午夜街头拔足狂奔。

穿越大半个京城，去听一个缉毒老警察的落魄故事。

徘徊在北大南门的蜗居之地，想要奋力做个人上人，最后却依然被打回原形。

祖辈白发苍苍，叹儿女之情太短。

俗人奇事，喝一声英雄之气悠长。

还有自己年少轻狂时，他们奋不顾身时，追求的姑娘，爱慕的心上人。

苦来我吞酒来碗干的狂徒之夜，大雪闭户夜读禁书的酣畅淋漓，在这片地方吃吃喝喝的岁月，剪头理发按摩洗澡，鲜活的，带着骨肉和血液的，突突跳动着心脏的，我的生活。

我有个坏毛病，并不习惯直接在电脑的文档里打字，反倒是要一笔一划写在稿纸上才行，所以现在反倒要费劲辛苦，重新把它们倒腾到电脑里。

从里面挑拣出这些故事，它们都写于曾经的年月里。等我再找到它们时，有些甚至已经渐渐从我记忆中消失了。

每打完一篇故事，都会再和故事里的主人公聊聊。

有时候聊着聊着，对着电话，竟然哭了起来。

相互问为什么。

其实心里都明白，想起了走过的街，想起了车站里互相握着的手，想起了她手心的汗，想起了他的不甘，想起了树上刻着的名字，想起了碰撞的酒杯……

我在关着灯的卧室里，他们在电话的另一头。

通过电波，讲述着这些故事，真实的，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

从血液慢慢移向心脏。

它们现在都由文字组成，安安静静地隐藏在这本书中。

都是从未出版过的，我所钟爱的。

这是年代与岁月里特有的产物，我一直有个计划，把自己手头的这批存货全部发表完以后，就不再写类似的题材了，或许能汇编成两三本书吧，这本便是其中之一。

更重要的是，我再也写不出了。

永远年轻的脸，不忧愁的少年，就把这样的自己停在书中吧。

手稿在出版之日，都付之一炬。

《不想讨好全世界》。

愿它能成为晚上回家时，那一盏小小的路灯，照见前路，也光亮归途。

只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这就够了。

---

有一些人在自己的世界里，很少被人关注。有时他们飞蛾扑火，周边的人会觉得傻，很可笑，但他们就是坚持这傻，无须聪明人评说。

---

---

在一个时时想把你变为另一个人的世界里，做你自己是最大的成就。

想念的，记忆的，忘掉的，敬佩的，超越不了的那些人，都可好？

---

---

Chapter1

生活里没有主角	001
胡子刘	002
骆驼祥子	017
少年壮志不言愁	031
搓澡	050
书店故事	062
(一) 鲤鱼	
(二) 蛤蟆	
天才与凡人	088

IV

Chapter2

活着就是最好的答案	097
味道	098
剃头	114
酒话	127
(一) 医生	
(二) 检察官	
(三) 潇洒哥	
(四) 下酒菜	
谈吃	149

---

- 
- (一) 乡味
  - (二) 友粮
  - (三) 佐餐
  - (四) 遇菜
  - (五) 终食

167 俄罗斯小伙

176 旅客

V

### Chapter3

185 大哭过的人·才懂大笑不易

186 视死如归

196 吃饭的腔调

(一) 南北味

(二) 双人餐

(三) 独食记

206 读书谬论

212 侠客行

(一) 心之侠

(二) 行之侠

(三) 侠之梦

222 手表

---

Chapter  
one

## 生活里没有 主角

## 胡子刘

Huziliu

---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独行万里为曾经一诺的男人。雄鹰只能飞翔在赵忠祥主持的《动物世界》里，振翅也飞不出小小屏幕。豪侠仅能活在雪夜醉酒后的呓语中，酒醒后壮志不复。利剑唯有悬于无人问津的博物馆里，即使你拥有了它，又能刺穿什么？

002

每年放了寒假回家，我都要和我爸对饮几次，论国际局势谈世界话题。我们爷儿俩都是爱评个时事，没事儿操个闲心的主儿。有一次我大概是多灌了几杯“猫尿”，因为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和我爸呛呛起来。当时我脑子一热，犯浑骂了几句脏话。结果我爸马上摒弃了以理服人的伎俩，直接一脚把我从凳子上踹了下来。然后指着我鼻子说，别和我犯浑，老子八十岁了也能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我爸练过武，这一脚下去，虽说收了劲儿，可我屁股也确实疼。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低眉耷眼对老同志表示自己是一不小心犯了错误，希望“组织上”能再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我爸昂着头，拿鼻孔对着

我，冷哼了一声，表示原谅。紧接着，又恨铁不成钢地数落我太面太不爷们儿，感叹自己几十年的武学修为都无法传承下去，担心这样下去他作为高手会很寂寞。

我抱怨说，小时候看了黄飞鸿的电影以后我就一直想练武来着，还不是您老人家强调学习是当前的主要矛盾，让我一心一意扑向知识的海洋。现在我唯一会的拳脚功夫就是广播体操，真动起手来估计壮点儿的姑娘就能把我收拾了。

我爸听了冷冷一笑，说老子当年是不忍心折腾你，可惜现在身子骨也操练不动了，干脆给你找一个真正的高手师父，把你好好调教一下。

我爸说的高手，名字叫刘子虎。

003

刘子虎是我爸的小学同学，我也认识。这人是个老陕，说话一股羊肉泡馍味儿，宽肩粗臂长腿，黑脸浓眉大眼。我老觉得他具有评书里说的那种“骑着匹马拿着两把大锤子就能在战阵里杀个七进七出”的猛将气质。比较引人注意的是他那一脸胡子，从耳朵根儿开始往下溜，我每次看见总觉得他的连鬓胡再往下蓄蓄，准能和护心毛连成一片。因为他这个相貌特点，熟人都喊他胡子刘，正好把他本名的发音颠了个个儿。

胡子刘是铁路子弟，就住在铁路大院，离我家并不远。我爸原来就常喜欢带我去他家坐坐，吃点儿柿饼红油豆腐丝儿什么的，都是胡子刘从陕西带的玩意儿，虽然带着土气，但正因为这些土气而显得好吃了许多。

我老爹说胡子刘是高手，但我还是给这话打了个问号，胡子刘面相看上去确实生猛，但耳听都是虚，因为我没见过他出手。不过我爸倒和我说起过一件胡子刘动手的事情。

胡子刘一家都是铁路出身，父母原先就是从陕往北客调的工作人员，后来胡子刘也在铁路上工作，那会儿从北京往陕西发的车都还是老的绿皮儿车，T和K字开头的车好像都少见，经常见的是十几个小时晃荡着的慢车，胡子刘就是这种车上的乘务。从1986年开始，一直干到上世纪90年代初，平平稳稳的铁饭碗，虽说挣得不多，但是好在安生。

1993年的时候，突然“坏了事儿”。

当时有一个乘客喝醉了酒，在车上闹事，对周围的女乘客动手动脚的。有乘务员过来劝阻，结果被醉酒的乘客打了两巴掌。胡子刘在旁边一看这样下去不行，就也走上前去，想帮着把事态压一压。没曾想他这人高马大一脸络腮胡的乘务员往那儿一走，反倒把醉酒的乘客给惊着了。那人估计是觉得长成胡子刘这样儿的人一定会对他动手，想着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一句话没说，朝着胡子刘面门就是一拳。胡子刘下意识地一闪，紧跟着自己的胳膊一伸、拳头一抬，拳头外侧就顺着乘客的太阳穴擦过去了。

结果那人当场倒地，眼看着就不行了。

这一下就麻烦大了，出人命了。胡子刘吃了官司，黑天白夜都耗在这件事上。那段时间里，他爹妈相继去世，媳妇儿也和他离婚了。等到事情结束，他才突然发现自己只剩了干干净净的孤家寡人一个。再继续

当乘务员是不可能了，铁路局就安排他做了一段时间检票员，后来干脆就不再管他，任他自生自灭。胡子刘自己也不愿意再干这个，四十多就早早地办了内退。不过因为他爸妈留下的房子还在铁路大院的家属区里，所以他还在那个地方住着，没有搬走。

我爹聊起这件事儿，一直说胡子刘这人性子太烈，说好听点儿叫打抱不平，说难听点儿就是出手没个遮拦，早晚还得把自己陷进去。

虽说丢了工作，可人还是得挣钱活着。胡子刘找街坊朋友东拼西凑弄了点儿钱，在家属院的门口开了一家水果店。我去跟他学武术，就是在那家店里。

我爹事先给胡子刘打了个电话，说是让他教我点儿功夫。开始电话那头推脱了一下，后来我爹又说就只是为了健身，不求什么保家卫国杀敌伤人，这才让那边松了口风。

说是个小店，其实是因为门脸儿小，纵深还是有的，除了外面卖货的场地，后面还有个小院子，堆着一箱箱没拆的水果。那天我过去，就在院子中央清出来的一块儿空地上，胡子刘已经在那儿站好等我了。

等去了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不只是我一人儿跟着胡子刘练武，原来还有个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也跟着他学功夫，听说好像是胡子刘邻居家的孩子。那小子长得黑瘦黑瘦的，眼睛看人的时候带着狠劲儿，说话的腔调和胡子刘一个样，看来是个小陕。他的功夫比我扎实多了，而且学武的态度也比我虔诚一万倍。我之所以来是怕我爹跟我吹胡子瞪眼，所以不得不敷衍一下，踢腿抬手都软绵绵的。而这小子估计是真想学武，

认认真真地一遍遍打套路，练动作。

从我去的第一天开始，一连十天，每天都是扎马步，我就吃不了这个苦。结果我是练得腰酸背痛腿抽筋，而且丁点儿招数都没学，心里还是挺着急的。

到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趁着休息的时候问胡子刘，刘叔，这马步我也站了，后面几天能不能教点儿招式？厉害的那种！

胡子刘听了我的话，皱眉头，胡子抖着，闷声闷气地对我说，你个二不愣后生，你现在学武已经晚了，还是把基础打好点儿再说，底子太薄，光会招式顶个球用？前个儿你扎步子就不稳，夜个儿你光是站着，不用人推就快倒了，还怎么打？

我睁大眼睛问他，刘叔，就没有那种不用练就可以出手的厉害招数？

胡子刘想了想，说，有，你娃要是遇见对头，不要废话，直接上去插眼踢裆锁咽喉，至少能闹出一条人命来。

行，算我没问。

但我确实不甘心，又说，刘叔，你就不觉得我是那种习武奇才么？非得扎马步？

胡子刘笑笑不说话，递给我一根香蕉让我吃。

我冷笑着接在手里，并指为刀将其斩成数截。

胡子刘撇撇嘴，又递我半个西瓜。

我手起拳落，一拳砸烂。汁水四溢，红汤飞溅！

有本事再来！小爷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胡子刘看着我，把一个榴莲摆在我的面前。

.....

你大爷的！

我愤怒地问他，怎么样？到底行不行？

胡子刘拿他那牛眼瞅着我，明显白多黑少杀气十足，盯着我有一分钟的时间，看得我腿肚子都开始转筋了，他才缓缓开口说话。

“一根香蕉半个西瓜，一共收你五块钱。”

法克！

老子将旁边的葡萄一把攥住，颗颗捏爆！

胡子刘摇了摇头，缓缓吐出一口气，对我说：“你啊你啊……”

怎么？能教？我赶紧追问道。

胡子刘看着我的手，沉痛地说：“不是，我是想说你捏了葡萄，还得再加五毛。”

这武是学不下去了！

我知道自己确实不是这块料，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这世界上就没白捡的好事儿。像我这种承平已久武备不修的家伙，再怎么练也不可能成高手。又坚持了十天，我想好歹能和我爸交差了，就琢磨着是不是向胡子刘提出辍学的申请。

没曾想我刚冒出这想法第二天，这功夫就暂停教学了。

胡子刘受伤了。